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道士 緒伯 秀學

內篇天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免註知天之所為皆自然也則內故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

知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此唯知之盛而未知道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非特其為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養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速也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為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

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篡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為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為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兩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暮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為命也知人之所為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為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為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為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為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暮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為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為水火故入而不濡不

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為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為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為而不空人有為而不滯若斯為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混冥塵昇入太虛惘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為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為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

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膚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為故曰不暮事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為今言天之所為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為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

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可知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夫此特為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持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慕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逐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為傑以是而入水何者為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為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况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嗇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備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嗇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過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皆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嗇言若哇求息

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速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理闕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為者神闕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為之主屈服者為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嗇言不平暢而若哇嗇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而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脩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關故無憂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訴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儵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為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疑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充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濇真水濁則天光昏為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新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

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嗑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為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虛齋云其寢不事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關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

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與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也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為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言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閭淫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為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嗑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頰凜然似秋燧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先伯夷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欬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類類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燦若陽春蒙澤者不謝燦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借務先之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類類則反朴無態燦然似秋非有所惡

燦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為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適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因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遠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

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借務先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已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類類忘形也燦然似秋真人之義燦然似春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

賢者動與天時冥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已之修非士也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偽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為威也生非為仁也其類類然則不為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為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關於利害則情偽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已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欬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類類如類之不動數方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內利慎內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借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類

類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為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為賢。利害不通，不足為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為士。有所拘而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借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庸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類然大貌。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類類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厲乎其似也，世乎，替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備，以刑為體者，緝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備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屬也。替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